

云霄：“福果”变“金果”

本报讯（朱乔桢 许颖 通讯员：郑铭杰） 福虎迎春，福见云霄。福山福水有福人，在全国地标第一县——云霄，漫山的枇杷陆续成熟上市，“幸福果”变成了推动乡村振兴的“黄金果”。

虎年新春，在雨水、阳光的轮番滋润下，乌山脚下海拔680米的云霄县和平乡通贝村，满山“挂金”的枇杷树传来今年第一个丰收的喜讯，云霄枇杷陆续成熟上市。这几天，趁着晴好天气，果农们忙着在自家果园里采摘枇杷，黄澄澄的枇杷果，成了村民致富的“黄金果”。

“多亏今年春节下了一场雨，我种植的300棵枇杷长势良好，早熟枇杷品种现在就能采摘上市啦，一天能采摘20多斤，现在收购价一斤15元呢，别的村种植的枇杷3、4月份才上市，如果遇到丰产加集中上市价格低至2、3元，相比起来，现在的收购价好太多了！”看着枇杷树上挂满了鸡蛋大的枇杷，张养茂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，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，增收致富也有了希望。“这样的好天气如果能一直持续，不要霜降，到枇杷旺季，一天大概能采摘500多斤。”他说道。

和张养茂老伯一样，每天有着甜蜜收入的还有果农张镇标，他的主要经济收入也是来自种植枇杷。

枇杷种植是通贝村村民致富的重要抓手，目前种

植面积已达到1000余亩。通贝村的枇杷树与别处不同，在种植过程中都进行了适当矮化处理，这样不仅提高了枇杷产量，也便于套袋采摘和后期管理。这里出产的枇杷色泽金黄，个大味甜，汁多浓郁，光滑平整，独有一番美味。由于通贝村海拔高差大、昼夜温差大，日照时间长，受阳光雨露的偏爱，使得这里的枇杷能提早上市，现在这个时间段市场竞争小，产量又少，价格很高，早熟枇杷的市场竞争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好果也要有“好出路”，“云霄枇杷”是云霄县39枚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之一，因为有“明星”身份加持，备受热捧。“今年枇杷上市很早，现在开始就有很多村民采摘枇杷鲜果送过来，平均一天有500多斤，尽管现在产量低，却有很高的价格支撑，采摘期可一直持续到5月底，高峰期一天能收购上万斤是没问题的。”作为云霄地标馆的委托收购商，吴清榕一直忙碌奔波于乡村田间，他笑称自己是名“搬运工”，负责将枇杷从田间地头送往百姓餐桌。浓郁的枇杷香从山头林间一路弥漫到云霄地标馆，在这里经过挑拣后的上佳鲜果，通过精美的文创包装，变成备受欢迎的“伴手礼”，5斤礼盒装的枇杷可以卖到150元，仍旧十分畅销。

云霄县枇杷种植面积约7万亩，年产量预计达4万



吨，是著名的“中国枇杷之乡”，也是中国优质枇杷基地重点县和服务果业全国先进单位。“云霄枇杷”已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、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保护认定，并荣膺中国驰名商标、世界地标博览会金奖等多项荣誉。

为擦亮“云霄枇杷”等地标产品金字招牌，云霄县委、县政府聚焦地标产业发展，坚定不移推动乡村振兴，立足全国地标第一县优势，实施“一镇一业”“一村一品”，提升地标产品的规模化、标准化、品牌化，积极争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综合示范区，带动农业强、农民富，实现贫困县向全域的乡村振兴全面的嬗变。

蝴蝶兰在枝头迎春俏



本报讯（谢榕 汤金梅 朱淮杰 张金婷） 每年的1至2月份，蝴蝶兰都会进入盛花期，在春节前后销往各地，装点人们的幸福年，在云霄县火田镇后埔村信茂科技兰花培育基地，蝴蝶兰如期盛放在枝头迎春俏、报春来。

蝴蝶兰是一种高档的兰花品种，素有“洋兰王后”之称，因花姿如蝴蝶飞舞而得名，它的花色丰富，别具风格。在后埔村信茂科技兰花培育基地，李文汉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培植出来的蝴蝶兰在市场

致富兰花迎春俏

供不应求，一株株盛开的“金蝴蝶”飞出了乡村，拓宽了乡村振兴路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信茂科技兰花培育基地成功售出兰花3万株。刚开春，基地就着手培育蝴蝶兰幼苗，谋划新年的发展。在培养室里，一株株小小的蝴蝶兰在营养瓶里安静生长。稍大的已经有约10厘米长，幼小的则刚刚发芽，在培养基内冒出约1厘米大小。

李文汉介绍道：“我们这边蝴蝶兰最主要是做种苗为主，现在大概生产有100多个品种，现在一个新品种投入大概是5万到20万元之间的，所以一年大概在新品种这块投入100万元左右”。

李文汉告诉记者，他从2019年到云霄发展兰花种植业，由于对兰花种植的广阔前景充满信心，他大胆投入资金用于提升育种实验室，扎实做好新花种和新技术的引进与开发，由于品质保证，基地里的兰花种苗订单不断。

李文汉说道：“现在这边主要是订单生产，兰花种苗都销售到广东、山东、上海等地大中小城市。今年上半年的订单大概是300万棵左右，到明年的订单预计可以突破500万棵。”

作为高档花卉，蝴蝶兰优美艳丽、形态独特，且花期较长，在年花市场备受消费者青睐。春节期间，基地里的成品兰花供不应求。他还说：“我们这边年宵花的话，今年大概卖了3万株左右，都是供不应求。新的一年，准备多做一点，多生产，估计做到5万株左右。”

科技助力，“致富花”开迎春俏。信茂科技利用现代科技实现蝴蝶兰的人工繁育，使以往以经验为主的农业种植模式转换成科学化、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。下一步，这里将积极探索“基地+农户+科技”模式，带动更多人参与发展兰花产业，让“致富花”在云霄遍地开，开得更俏更美。

下港印象

文／方昇

下港源于穿过县城的一条小溪流，因为下游流经此处，故名下港。港是地方对溪流的俗称。

记忆中的下港，街巷繁杂，阡陌纵横，仿佛人身上的脉络，维系着这个街区的活力。而且每条小街巷都有各自的名称，如若不是本地客，一旦身陷其中就恍惚进了迷宫，半天也走不出下港的区域。

漳江，这个县城的母亲河。下港就依偎在漳江之畔。而漳江在这里一拐就出了城区，沿着下游的村落旁一路奔向大海。我在这里出生，直到读初中的时候，随着家的搬迁才离开这个承载着童年快乐的地方。记得小时候常常到桥头的小店打酱油，买火柴。桥不大，桥面是四块长长的青石板，听老人讲这桥有个吉祥的名，叫万寿桥。过了桥东面的街巷也有个好

听名叫秋千脚。穿过秋千脚拐个弯有个不大的城门楼，石拱门保存得很完整。门上有四个石刻阴文的大字。门楼旁边的小学校就是红阳小学，那是大多数下港孩子的母校。出了门楼外面是一大片田地，种有稻子、地瓜，还有些种蔬菜，那可是我们这些下港孩子们的乐园。

春天，雨季有时很漫长。打着赤脚戴着斗笠背着书包的小身影，可是下港街巷里的一道风景。那时候油布雨伞也算比较高级的日用品了，挤在伞下的孩子们嬉闹着走向学校，完全不顾大人们大声的呵斥和叮嘱。雨天的教室里一到下课便乱哄哄的，外边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操场上几乎没有人。雨停了，放学

了。几个调皮的孩子相约着跑到门楼外，偷偷到田里摘几束金黄的油菜花，又胡乱在田埂上拔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，一大把的攥在手里蹦蹦跳跳地回家……

夏天的下港可热闹了。清晨穿街过巷的叫卖声，戴着红领巾的小孩子生怕迟到急忙地奔跑着。聚在水井边的大人们一边打水，一边聊着家长里短；小溪旁洗衣服的妇女们吱吱喳喳地喧闹。沿着溪边的石阶上岸，岸上的一处大院据说是方氏族人的一个后花园，有个温馨的名称叫爱庐。里面一棵高大的玉兰树，据说有近百年了，玉兰花开得繁盛。下港人大多知道爱庐，也知道这株美丽的玉兰树。

夏日的傍晚有少许的凉风，从漳江上吹入下港的大小街巷。吃过晚饭的人们从家里搬出椅子板凳，再支个木小桌，摆上简单的茶具，烧上水，便开始纳凉泡茶侃大山，摇着扇邻里街坊围坐着聊天，小孩子在旁边支着耳朵懵懂听着，也不知到底说的是什么内容的话，哄地一声也跟着大人们嘿嘿地笑着。那时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空调，更不用说手机电脑了。照明大多是煤油灯，简单的物质生活。

门楼外的稻子黄澄澄一大片，麻雀成群地飞着。秋天到了，孩子们都期待着那些稻子赶快割完。空旷的田野，成了孩子们游乐的天堂：揣着弹弓，口袋里装着沉甸甸晒干的泥丸，扒在田埂上伏击着贪嘴的麻雀。搭起瓦片窑，把火烧得旺旺的，把带来的、偷来的地瓜、鸡蛋、芋头往窑里塞得满满的，覆上泥沙，耐心地等待美味出窑。把稻梗往鼠洞一填，点上火；另一边拿着口袋一堵，被薰晕的田鼠一只只地往口袋里钻。也有拿着网到溪里，两头拦着，往上游的水里拼命地扔石块，把鱼赶往拦网的地方。整个暑假，门楼外的那片田野，充满了孩子们童年的向往。

冬天里的下港是繁忙的。越近年关，大人们都忙

着准备年货，物资匮乏的时代，肉、蛋、面粉什么的都是定量供给的。每到年底，各家各户都是想方设法的多渠道去置办这些。现在看来那么微不足道的东西，在淘宝有钱什么都买得到，可那时候的人们即使有钱，还是有很多东西买不到，但是，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简单而充实。

离开后的几年里，我一直没回过下港。直到十几年后我回到县城工作，听到朋友说起下港片区要拆迁改造的事，心里想着哪天再去看看。偶然的，我又再次来到下港，在下港的亲戚家里，我听他讲了拆迁改造的一些情况，看他眉飞色舞挺满意的样子，我忽然觉得有些欣慰。想想也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。

漳江两岸几年前已经变得很漂亮了：整齐的石栏杆，花木繁盛，干净的人行步道，清洁的小广场，邻着清澈的江水，的确让人怡然自得。如今，这一切都将改变，也许再过几年，一个崭新的下港矗立在漳江畔，陪着孕育它的母亲河一起感受新时代的到来。

我期待着一个新的下港印象，一个有着美好回忆，又有着现代朝气的下港可以继续着新的传说。

